

漫 雲

呂 迅 著

000414

海音社文藝叢書之一

1926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848
450-6

寫給亡友的信

目 錄

第一封.....	一
第二封.....	七
第三封.....	一三
第四封.....	一九
第五封.....	二一
第六封.....	二五
第七封.....	二九
第八封.....	三三



第九封	三七
第十封	四三
第十一封	四七
第十二封	五一
第十三封	五五
第十四封	五七

小說

她的母親病了	五九
初雪	六九

詩

月.....	七五
我生活中的一滴.....	七七
素風與碧水.....	七八
冷月下下的殘葉.....	七九
自題小影.....	八一
落葉.....	八三
母親.....	八五
颶風的一夜.....	八七
水和石.....	八九
送友.....	九一
雲語.....	九三
告訴我的朋友.....	九五

無題.....	九七
葉箋.....	九九
題 Mary 小影.....	一〇一
送別.....	一〇三
秋感.....	一〇五
我的心太柔弱了.....	一〇七
送友.....	一〇九
游隕和園.....	一一一
濃霧.....	一一四
像片.....	一一五
落雪.....	一一七
漫漫的良夜.....	一一九

心翼.....一二一

雜詩.....一二三

我愛.....一二五

周作人先生的附識.....一二七

雜感

是生還是死？.....一二九

臉子.....一三三

哭我的同學和珍.....一三七

寫給亡友的信

第一封

我最親愛的喬芳！

不知多少日子沒與你通信了，你怪我忘了你不？我想你是知道的，雖然我看見你，你也許是常常來看來的，你既然能見着我，又何必給你寫信呢？就是寫了，教我向何處寄？唉！喬芳，喬芳！你真忍心棄下你的好友麼？還是由不得你？但是我們的情感能因不能見面而變易嗎？——不，不，我每日腦子裏不知復現你多少次；所以知道你必是常常來看我了；不過你見着我了，得到安慰了，我如何能看見你呢？我向來不信靈魂不滅，因為你的原故，有時也不能不改我的見解了；但是靈魂到底滅不滅，又教我從何處證明，不過聊以自慰就是了

。人家說生離死別是最難受的，「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我以為生離是兩方面都難受，有時通通消息，還可以減去許多苦惱，得到許多安慰，……死別可就苦了生者了；有話也無處說，想念也尋不着
一見，……禱芳！你說是不是啊？

自你那天早上沒及見我的面走了以後，就寡永別了嗎？當時又怎能想得到？若是想得到，無論怎麼我也不上課。把你親自送上火車，也可以多聚會幾分鐘！唉！真做了功課的奴隸了。不過那時候學校太專制，不許北京無家的學生隨便告假，管我們像管囚犯似的，若是現在，怎能不和你作最後的握手？當我第一小時的功課完畢的時候，跑到病室裏一看；只有零零碎碎的幾塊紙在地板上，未服完的兩瓶藥水在茶几上，……我親愛的朋友不知到那裏去了！雖然看見這些的現象；仍不相信你已經走了；前院跑到後院，茶廳跑到校園……及至衙見侍

候病者的老媽子才知道你哭着，病着，冷清清的單獨的走了！第二小時的課你猜我聽見先生講的甚麼了沒有。喬芳，我的好友！當你病中通信的時候，又怎忍心把這些傷心的話告訴你？只想你好了回北京的時候再談，那里知道——

有一天夜裡反復展轉的睡不着，大約夜深三時的光景才勉強入夢：見你笑嘻嘻的走到我床前，我問你病好了嗎？你說：「好了！回來改入國文科了……」早起起來歡喜的甚麼似的，急急的發了一封快信，問你是真好了，還是我積思成夢？唉！誰知道我發信的第二天就得到你的惡消息；當我回胡君尚芳到茶廳的時候，經過內辦事處發信的地方，見從蘇州來的一封信，不似你的筆迹，心裡就亂跳起來，手也發戰，拿着信只是不敢拆，後來還是胡君代看的，喬芳，喬芳！你最後和我談的話，竟教我不能信了！

你託我的事都代辦完，與你母親通了二年信，後來去信總不見復，不知道老人搬了家；也不知道甚麼原故，所以只得中止了！力薄如我，怎能去找她呢？即便到了你的家鄉，又教我到何處去找？妹妹——你當不厭「人任人情在」吧？最可憐是她老人家不能自己寫信，所以弄到不能繼續着通信了……因為來信常說請人代寫不易！妹妹！你能原諒我嗎？

飄飄落雪二尺餘的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我冒寒踏雪的強辭舅母等回校，你泡了一壺紅茶，烤了兩張糖餅，孤單單的座在爐旁等我，見我從雪地裏跑進來的時候，你是怎樣的喜歡啊！我們烤着火，飲着茶，吃着餅，談着笑話……又是怎樣的神情？後來我們到院子裏，把雪掃在一處，作成一個雪小孩，在他的腹中點一枝蠟燭，照的他的心腸格外的光明！雪是年年有，爐火照樣的紅，那個禮拜六同玩的人那

里去了呢！妹妹！還記得不？

每個禮拜六的晚上，我們交換着篋頭，我怕你累著，教你少篋一會，你就說：「現在這個頭是我的了，你不必管吧！」我回過頭來對你笑笑，你也微笑向我作個怪樣子，引的笑得抬不起頭來。這樣的情形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可是灰塵眯目的北京，「你的頭」也得我自己管了；不過不忍在禮拜六的晚上蓋就是了！

我向來人家待我好，只有心裏感激，從不輕易說謝，你忘了嗎？一個春假的期內我生病，你也在病着，學監先生教我到醫院，你悄悄的對我說：「先生若陪你去，回來可謝謝他呀！」這樣小的事你都關心到，可見你對我的注意了。不惟學問上切磋，行為上的勸勉。……精神上的安慰，真是不能說，也不忍說了！我們純粹的「友愛」不知甚麼原故造成功的？現在你竟先我而死了！你竟先我而死了！

你送我最後的那張像片，我用珍珠梅鋪在你的腳底下，清香的丹桂放在你圓圓的面前，右手邊一朵很小含苞的玫瑰，左手一朵碧色如玉，不知名的花兒，……總之，大大小小，疏疏密密，把你用花像彩雲一般的圍繞起來，我這枝拙筆，實在不能詳細的告訴你，因為我不會描寫，等以後寄給你看吧！若你能來，就自己拿看，在我書案邊，許多精美的畫片的裏面，不過恕我不能親自遞給你。

越寫越寫不完；但是大家都睡下，我很害怕！不能和你網談了！敬祝你長眠永醒的快樂！

法沁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四封

我的朋友喬芳！

昨夜除夕，別人多守歲，我偏想早睡；剛剛入夢，就被鞭炮乒乓的聲音驚醒，反來復去直到天亮，我母親催着我起來過年，只得起來了。接着親戚們高高興興的來了；恭喜，恭喜，……叩頭，叩頭，……的鬧個不清，我只是對他們笑着，送些糖果給他們吃，抽空把我屋裏的花草搬出來，一盆一盆的用噴壺代牠沐浴，一點鐘的工夫，那蒙滿灰塵的花葉，都抖搜起精神笑嘻嘻的對着我了，牠是如何清潔，我是如何安慰呵！妹妹！你爲甚麼不來幫我的忙代牠沐浴呢？

我們卅晚自製花片的事你還記得不？今年在京求學的朋友多半出京了，就有一二位親近點的朋友，她們也都有比我好的朋友同玩，我

又何必去約她們，自討無趣？倘若是你活着，一放假立刻就到我家裡來了；但是你現在到誰家去了？！

唉！既見不着你的人，又夢不見你的影子，心裏的滋味真是說不出來，可恨的艱如嚼，爲甚麼不教我睡呢？！

云沁 舊曆元旦

第五封

喬芳

前日給你的信說；我在京的朋友很少，覺著很寂寞，誰知我現在，不，暫時的好友慨然的來了，她來時的精神分外的清爽，身體輕快了許多，搶去煖烘烘的火爐，拿着條帚把她迎接到花田裡的屋子去，——因我不趕快迎接她女僕們就要作踐她，弄污她的素白的衣裳了。

正當這個時候我的舊同學胡君，宮君，先後來與我賀年喜，還相約同到公園裏去，那位好友也緊追緩隨的不離左右；因她們都有傘，我不忍離我的好友太遠，所以她很容易接近我，給我戴了許多花朵，大衣上也着滿了鮮花，被他們看的難爲情，臉也發紅了，宮君說：『

你與你的好友親近就親近罷，何必臉紅呢。『我越發難爲情，一句話也答不出來，只是望着她們傻笑。』

兩手摟着我的好友，跑到最高的一座山上；只見小橋，池水一色；蒼松，古柏皆穿縞素的衣裳，石山曲路回凸的花樣新鮮；遠接近屋雕琢的玲瓏恍目。

胡君說；我們照一張像罷，但是照像者怕我的好友不願給我們照，後來我說你不必怕，只能成個影子就得了，好壞都要，他才答應了。我們快快樂樂的跑到小池的旁邊，山石的後面，我高高的舉着我的好朋友，也給她戴上一枝松花。喬芳！你當時在那里？看見我們沒有？你羨慕我的福氣不？

喬芳！你不要嫉妬呵，她不過是我暫時精神的安慰者，天熱了我就與她疏遠了，那能像你時時在我面前復現呢？但是她與我分別幾月

仍舊可以見面，你呢？不過幾月後的她，未必是幾日前的她，幾年後的你是不是幾年前的你？但是我又何嘗是永不改變的我？雖然大家都不能保持着永久的本面目，總是有個會期較有希望，有安慰；不過我們見面時我那位好友又當永別，像你一樣的與我永別了。

夜深母親催我睡覺了，願我們夢中相見！

云沁，二，一一，一九二四。

第六封

喬芳！

今年寒假裏我的朋友出京了許多，那位自然的好朋友——雪；來了兩三次，好像是來安慰我似的，她卻這樣體諒我，你爲甚麼那樣忍心呢？不但和我握手面談，連個夢也叫我作不成！喬芳！你向來不是這樣很心的人，難道離遠了感情就冷淡了麼？初別這樣久要一句和我談的話都沒有嗎？有的朋友說：『好是好，不一定注重形式，精神能瞭解不通信也可以。』『真好的朋友，致他們分別數年，不通一封信，得不到一點消息，果能情感不改（心神慰貼嗎？）果能積年的話，一朝言盡嗎？喬芳！你從前一日不見我的信，就連發快信，不知怎樣問，怎樣說才好；但是現在教我向何處寄快信，問消息呢？』

在這個寂寞的時候，幸有一位真率貪玩的表妹從天津來；她喜歡唱戲，我願意靜談，她願意早睡，我獨自看書，有時陪母親同她出去玩；不過太熱鬧的地方與我很不相宜，歸家後常感煩悶，倘若有你安慰我，一定快活多了。不過母親和表妹都很愛我的，因為嗜好不同；所以她們不知道我的苦惱，我很能諒解她們；但不能不念妹妹。

近來我的性情似乎改了，以前以為可氣的事，現在反覺可笑，遇着甚麼合意的事固然喜歡，不合意的事也不過笑笑；因為那天落了一日的大雪，積滿了山谷，蓋遍了道路，成了一望無際的水晶世界，但是太陽一現，仍露出萬物本來的面目，污穢不堪的面目。人生亦不過如此；將生死的迷夢打破，名利的虛榮看透……；又何必相信世界是可以刷洗清潔，人生是可以讚美的，也不過瞬息間，像雲一般的消失了就是了。

今天身體很不好，所以談了些無秩序的消極話，不敢再繼續談下去了。此祝無限的長途平安。

濟沁二，一四，一九二四。

第七封

喬芳！

假期原是休息的機會；但是我反勞倦的很；既不能怪自己，又不能怪別人，我只有不滿意那半身不遂的社會制度，與自己的環境。趕快樂，找安慰，……但終於病了；正患病的時候，表妹偏又要離開我；因他在父母面前求的假期已滿，不敢多留了。

我原擬送她到天津；因病的緣故未能，她瀟出房門的時候，眼圈一紅，我也不知怎麼一言不發的竟先跑到門外上車去了，送客反到先行，恐怕也是我創造的禮節！一路狂風，已够使人神迷；更看見嗚咽繚繞的青烟，是如何慘淡的景象啊！一個鉄心腸的工人，拿着鈴偏很愜的從我面前搖過，所以我不敢抬頭去看隔着車窗的表妹了，因為她

如小孩子一般，常常喜歡哭的。

像我這樣的怪性情，還有人願近我，常得到許多的安慰，我的朋友待我都好，我每感到對不起他們，自己不近情理的脾氣發的太多了，喬芳！你說是不是？你病危時叫我去，盼我去，終歸未去，就可以証實我對朋友的冷淡了罷？雖然如此，你們仍能原諒我，親近我，這或者是我的幸運？

人們的離合，有時覺着很難，有時又驚其容易；分別多日的朋友，一個一個的都回來了，使我正患病的弱者，不能不感着驚喜；喜的他們回來了；驚的這樣一個長假又隨波逐流的過去。三分考卷才作成兩分，還不知結果如何，先生未看，自己先感着不好了。喬芳！你當知道我向來不願作我不願的事；更不願任何人逼着我作事，我相信勉強的事終得不到好結果的，得到了也是無價值的。但是天下的事，不

願意的，終是多於願意的；不知能不能將不願意的，當作願意的作去？

今天想談的話很多，可恨病魔太親近我了；要和你繼續談下去也不能了。此祝病魔永不敢近你！

法沁二，二〇，一九二四。

第八封

喬芳！

暗淡慘黃的天氣，分外增添人們的愁緒，不再和你談幾句話；人生原如遊戲；但成人和赤子的遊戲不一樣，赤子每日遊戲而不知是遊戲；不知道遊戲而遊戲，乃是真遊戲，成人當煩同時尋消遣找開心，名爲遊戲，其實是偽遊戲，失了遊戲的意思了。我也是成人的一個。現在既覺悟了，所以要收回我的「天真」，過我真遊戲的生活了。

讀書讀的疲倦，賦性忘了就寢，夜深剛剛入夢，恍恍忽忽的走到一處荒涼寂寞的曠場裡；手中好像拿着平日很喜歡的一個風箏，隨着徐徐的清風把她放起來了，漸飄漸高，風力越增加，像我這樣無力隄

軟的手腕如何能支撐住？她一點不顧念的在空中飛舞起來了。她若一直上昇，當和那些白雲，彩霞……作良友，若降下——被自然偉大的吸力吸到海洋的中心裏，就不免和那些金光閃閃的魚蝦爲伍了，她倘能忍耐勞苦，飛還她可愛的故鄉。是我所最盼望的。但是，她的自由，我又何必知道，不過論友誼，不能不有動於中。我不自主的，望着那些流水般的行雲，不住的喚我的八友！她竟我離開了，她的影子漸漸的從我眼簾中消滅了！我只有祝她登天，遇着比我好的伴侶，更不敢大聲的喊叫，恐擾亂了她的歸心。（人之多言，亦不知畏），饑子似的站着，不顧行人的注視。惟有忍流吞聲，不去追趕她，恐爲情感妨碍他無限的前途！……一陣難受醒過來了，原來靜靜的躺在牀上，仍是我入夢前的情形！不過窗外的風聲較大，淒涼的月影射到牀前。

喬芳，喬芳！我此時的思想好像含苞的花兒，而盛開，而飄零……！落了滿地紛亂的花瓣，很想把牠收拾起來，送到一處深山的幽谷裏埋葬了，永不被世人知道，但是能不能呢？可惜我無一種信仰，若有，我當高呼上帝救我了！

法沁二三，三，一九二四。

不由不想了；我覺得所處的地位很危險，不知得一個怎樣淒慘的結果。我母親已經五十七歲，食量雖然好，但近來很多病，未必有多少年的痛愛我；倘若有個好夕，教我一個人到那裡生活，怎樣生活呢？自己的學問既不能獨立，仰人的鼻息，敷衍，倚賴……的生活又不能，到底做甚麼？兄嫂有母親還不理我，沒母親時更當將祖產全行收回不認我了，就是認我是伯的妹妹，我豈甘靠他們生活嗎？不，決不！——

——生活還是小事，誰問寒，問暖的，痛愛我呢？人間一切的愛我覺着都沒有母女之愛是真的，我更不願承其他帶着假面具的愛。這樣孤獨的生活也不要緊，（做一天人做一天事），死於幽僻的山谷裏也好，葬於碧波千丈的海洋裏也好，……也好，我也不覺很慘；最不好的現象是近來我的精神太壞，飲食既減少，又常常失眠，連着看幾點鐘的書就頭暈不能支持，休息那倍的時間還不能恢復原狀，像這樣庸庸

碌碌的生活着，實在沒甚麼趣味。倘若不能將母親陪伴到老，她守了多少年的寡，精力全衰的時候無倚無靠，又怎麼的生活？她嘗對人說；（爲我生活着），我又不知爲誰生活着了！我常常開時談勸她，（人生如遊戲，誰也不知爲誰生活着，該怎樣就怎樣，有什麼可悲，可喜呢。）她終不能看開怎樣好呢？妹妹！你若在，我一定很放心的無牽掛了。雖然，你自己的母親還顧不得了；但是你到底有父親呢。總之，無論如何，我和我母親決不會同時泯滅，就不免經過一個很淒慘的路程，得一個極悲慘的結果。……妹妹！我不知爲甚麼越想越怕，當這樣的深夜裏，教誰能安慰我呢？妹妹你來吧，唯有你能知道我，安慰我，……唉，我真失望了！只有病母的呻吟聲，窗紙花啦，花啦！……的響聲，久不聽見的笑語和藹意芳的聲音，終於得不到了！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第十封

商芳！

昨日下午課，信步走到樓窗的面前；校園裏淡紅的榆梅，紫色的丁香，粉白的梨花，……都盛開而放香了；我們那年所倚的一株梨樹開的花更多！恍恍惚忽聽見你輕脆清浙的笑語聲了；好像似有一個圓圓的兩腮紅紅的臉兒穩約在梨花叢中了，但是我才要跑去親近你；却不見了，竟是兩位認識她的面孔不知她的姓名的同學；她的右脇下伸過來，在那里密談呢！我只得輕輕的退後幾步，默默的靠着窗欄站住。我們以前爲甚麼不將全園的花下都站遍了？爲甚麼那株被我們站過的梨樹今年開的花分外多？去年冬日她不是像別的花木一般的乾枯了

嗎？她怎會重發葉重開花呢？！

妹妹！我告訴你一點小小的消息，這個消息若在幾年前告訴你，你一定要拉着我的手哭的，我恐怕你害怕，憂慮，……也決不告知你的；但是你現在是要歡喜的了，因為我一步步的走近你了，你歡迎不歡迎呢？你能見着我不能呢？——不問怎樣，我從未得過的病是發現了；連日便血，精神非常頹喪；四肢軟的幾乎不能拿物，走路，……今日到學校上課，才上了幾層樓梯，而腿一酸，險些兒跌下，（幸虧是早上人少，不然被她們看見豈不笑我這麼大還不會上樓？）心裡這樣想着，緩緩的扶着樓欄……走到講堂，仍舊和她們說說笑笑如往日似的；我覺着病弱是無異和舊日那些女子走同樣的路的。甚麼（弱不勝衣），（腰不盈握），娜娜婷婷，……許多形容弱女子的字眼，看見是可恥的。我願意活活潑潑的做一個人，做一個（敢做敢為）

的人，永遠保守住我的（信心），有生命一口（位）一日的事。因為我還要做人，因為我還有（相依為命的慈母）；所以我又不敢就走近你，恐要走近你，不免距離我的母親遠了；但是我的病容易醫好不能，到底是親近你還是親近母親，自己也不敢定，不能定了。

法派一八，四，一九二四。

不 第 十 一 封

香芳！

久不寫信的原故不是我不念着你；因為有一天我們的通信放在棹上，被欄看見了，她勸我不要多寫這樣的信，常寫恐怕悲哀的情緒能傷身體，……我覺着終得不着你的回信，也是無趣的很，所以就止住了。那裏知道不寫信的苦更甚於寫出來：

每天碌碌朝夕，只感到單調生活的無趣，一時高興起來隨着朋友出去玩，但回家後更覺寂寞，或竟後悔起來。看書吧，更深夜靜的時候，母親不能陪我，被那蕭蕭的落葉聲，遠處的呼喊聲，……驚的心裏亂跳的極，我的胆量不如從前了，倘若你在我旁邊，也許還是

你的泣涕，但是你不知到了何處去了！荷芳！我何以感覺着世界這樣的無趣？喜歡我的朋友，常常怪我待他們太冷淡，我每日也不免看多少冷冰冰的面孔，到底是我冷淡，還是人們都冷淡呢？荷芳！我心裏的難受是說不出來的，不是不可說，乃是我的筆代達不出來啊！

數月來戰雲密佈，鎗彈炮雨，不知死了多少小民，多少老幼，婦孺，……；……；……；受凍挨餓，……；……；……；輾轉流離死於溝壑！甚麼這黨與，那黨敗，……；……；……；光怪淋漓，千變萬化，無窮無盡，我何幸而生於今之世，何不幸而生於今之世！荷芳！你問我有何感嗎？

昨夜月兒分外的光明，我遂早早的把燈吹滅，正在凝神聚思的時候，一陣狂風送來不少的落葉，忽然將我邊圍的寂靜驚碎，佇立於淡淡的清影下，似于似的回憶，唉！落葉是何等的孤零呀，雖然牠有些伴侶，頓懷失色的伴侶，漠不相關似的伴侶。

各路阻礙物很多，朋友的信來往不便；所以我久不得他們的信了；也好，免得我回信，也省了許多精神。——真無味；甚麼是好友，甚麼是孤寂？親熱起來教人無法應付，冷淡起來如同路人，——不，仇人似的，此又何苦來？而芳！我願變作一塊石頭，一點感覺也沒有；我願變成清泉，匆匆的流過生命的道路！

二，一五，一九二四。云云。

第 十 一 封

高芳！

星期休息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你母親給我的信，你的影子又在我腦子裏復現了。你不要怪我無情不給你常寫信，也不和你母親通信；給你十封信從未接到你一個字；你母親已不知搬到甚麼地方去了，教我怎麼找得着她？有甚麼心情寫信給你？真的，我爲學校的事犧牲許多的工夫了，得到的結果滿意不滿意，那裏有勇氣細說給你聽！

前天晚上到車站送劉君往新去，你還記得不？她和我們同了二三年學，你看見她的時候不是梳的兩個小辮嗎？現在長大成人了，已經變成太太，你說快不快？可惜我們不能像那時候的聚會，高芳！你

到底跑到甚麼地方去了？比新疆還遠嗎？她去新疆我都難受，你呢？你呢？！

真巧快一年不見的王君竟在車站上遇着他。他還招呼我，打聽我搬家了沒有，我告訴了他，但未請他來玩，我爲甚麼請他呢？他若不在車站上無意的遇着我，怎能打聽出我搬家沒搬？第二天他竟帶着她太太，小孩來看我，偏巧我還沒回家，聽我母親說他太太教給小孩催着他走，多好笑？誰教他們等着不成？本來朋友幾年不見面也是平常的事，像他那樣把朋友都忘了的人也教我好笑，從前每星期來一次爲甚麼？現在一二年不見面，不通信又爲甚麼？我固然對他也不太親近，不過始終是引他是個忠實的朋友，這就是對不住他的地方嗎？高芳！他待我的確忠誠三四年不變態度。他結婚的那位太太還先帶給我看了然後定的呢。他問我（好不好），我只能說好，你教我說甚麼？不

過也很對不起他，她長的到還不常，但是看着很利害，並且帶些俗氣，我爲甚麼說她好呢？這就是兩性朋友不自然的地方了！也是我對他
不忠實的地方。喬芳！你想，我既不願他在我面前多費工夫，爲甚麼
教人家失掉一個好機會？不過，從此我知道男子對於結婚的性急，只
要女子肯嫁他就得，甚麼真愛，假愛？能嫁他的人他就願親近，不嫁
他的就變成路人。無論從前怎樣好，達不到他們的目的，立時疏遠
，愛情，友誼，十有九是說着好聽的，喬芳！這是我們的不幸，也是
我們的幸。我現在不能對於所有的男子都輕視，至少也看不起他的一
多半，他們十人中造友誼的有一個嗎？不但不造友誼，真懂愛情的也
不看見有多少！

我這幾天頭痛又犯，你也不給我摸撫了！這是星期六寬頭的原故
嗎？真的，我有時說她也不願自己常寬，你呢？……

二六、一五〇。六〇。

第十三封

喬芳！

(教育)怎麼講？是僱些潑婦拖學生流氓打學生嗎？我求了十幾年學竟遇見這樣的教育當局可怕呀，這個樣還談甚麼(育)字！

不但是拖，打，……呢；三月十八政府的衛隊還實行開鎗打死好幾十個學生；我們學校死了兩個；那位姓劉的是今年暑假被他們拖過打過的，這次到底被他們害了！

我除了看過孫中山先生的屍體外一個死人也沒見過；更沒看見這樣慘死的了；當她的屍首抬回學校的時候，我先見着一塊一塊的血痕，一滴一滴的鮮血從白木棺裏流到地上，我怕了，心怦怦地跳動，不

敢往前去；但是想到她們爲愛國運動遭的慘死，自己不山的慚愧，並且勇敢起來了；跟着三四位朋友走到棺前去，呀！紅紅的兩個臉顯變成青白的了，笑嘻嘻的口兒見不着了，只有三四個咬緊了的白牙齒露在外邊，衣上一片血，一片土，是個二十二歲的女學生麼？是我共過患難的同學麼？再不聽見她細細的語聲了，再不見她跑東跑西的請同學們開會了，……女子雖然不少，有幾個不是玩物，奴隸，……唉，她竟死了！！

你們早死早污開了，我這樣的人怎麼好？想到這裏心裡沈痛的很，不寫下去了！

三，二二一，一九二六

第十四封

商芳！

今天是我第一次送喪的日子，也就是我最悲哀的一天了。送的是誰不必我告訴你，你就知道吧？前次不是告訴你被殺人不償命的政府害了兩個同學嗎？今天才把她們送到善果寺去了！

如泉湧的熱血：

滴在地上，

染在棺上，

一條一條，……

一片一片，……

換來了！

哭聲，

歎聲，

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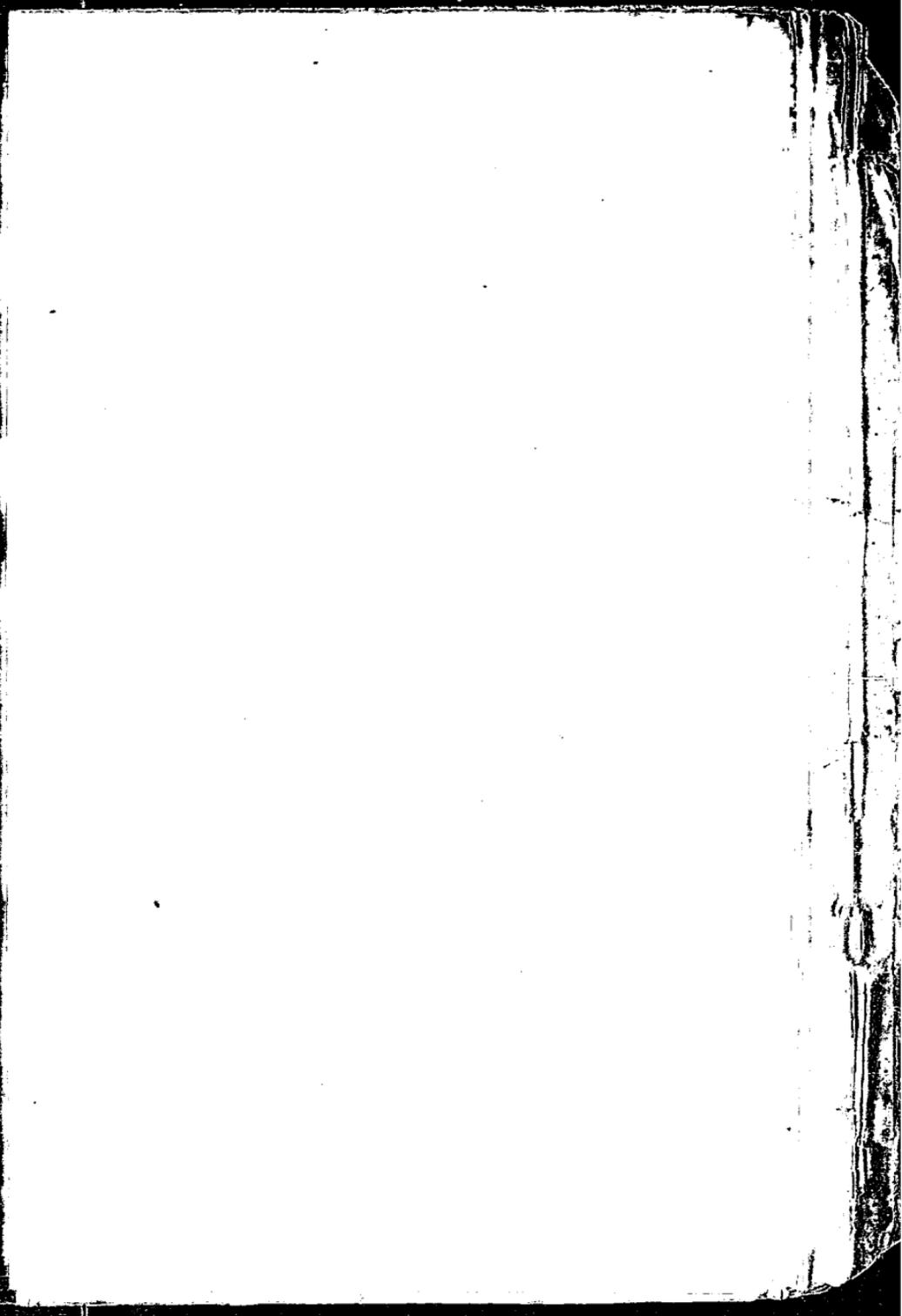
罵聲，……！！

喬芳！愛國的結果就是冷僵僵的血屍躺在荒涼寂寞的寺廟裏！同學走了，朋友走了，她們的愛人也只得走了，唉，這就是她們最後的歸宿！起訴呀，報仇呀，豈不是一句空話，這樣冷冰冰的社會，豺狼似的政府，公理是甚麼？真理何時才能實現？喬芳！你早死也就是幸福了！

三，二六，一九二六。

小

說



兄希仁復十一月二日

雪芷坐在自修室裏一張椅子上，手中舉着那封短短的信，傻子似的瞅着東牆，連珠的淚只在她的眼裡想碰出來。歸去呢？還是求學？告假吧，這個學期還能再回校嗎？功課補習起來……不走吧，家裡的情形難道自己還不明白嗎？平日嫂嫂是怎樣地對待母親？母親一個人病着，誰服侍呢？現在時疫流行，聽說因之病死的人很多。哥哥又沒明說母親得的是甚麼病？母親惟生我一人，倘有……那時還說甚麼求學！

「雪芷你忙着收拾書籍作甚麼？快上課了！」
「我要回家。」

「你爲甚麼要走？這學期的功課最多，又到考期了，以後不容易補啊！」

但是……我母親病了！」

你家裏不是有哥哥嫂嫂嗎？你這遠的跑回去，到了，你母親還好了呢。」

「不，我不放心，必得回去看看。」

「再見……再見……」

「再見……再見……」

雪芷在輪船裡，二尺多寬的一個吊鋪上躺著，有一只小小的黃光電燈，嵌在木壁上。油漆的氣味，一陣陣的送到她的鼻內，引起不快的反感。她默默的想：這個時候母親的房裡有人給她點燈了嗎？……同學們呢，正在自修吧？下火車時給她們的信，也不知收到了沒有？我走時不及和她們叙別，當不至於見怪？唉！知道能不能再見啊！……

「白板……」「紅中……」「一條」，花喇，花喇……船中打牌的聲音不住嘈嘈雜雜的送到她的耳裏。她正想快快的到家，靜靜的撫慰着母親，那裏還願得討厭他們。

「順天——明天不能進口，風又逆，霧又大，就是到口也不能靠岸。你們不信到船欄邊看看，風浪多麼大！霧有多麼重！……」

趺索聲，機輪聲……一刻也不停。船身搖動，上上下下的速度越來越快；外邊的風浪越掀越起勁。幾口白米飯，先從雪芷口裡怪難受的噁了出來；又是一轉黃水，綠水，苦水，後來吐出的水全帶黑紅色的……幸而她心裡還有些明白，要水飲又不能不出補拿；又豫有許多話要告訴人似的；但是茫茫大海中，誰是親人？誰來聽你？惟爲止不住的，低低的喚了幾聲母親！

兩扇黑漆的大門開着，雪芷跳下橋，三步兩步跨過了十幾層台階

；院子雖長，那够她走呀！但是進堂屋——中間屋——她可不敢進了；輕輕的掀起棉簾，緩緩的走到榻榻旁邊；心裡還是瑟瑟的亂跳，這次不敢高聲叫母親了！她母親灰白的臉向外躺着，花白的頭髮散滿了一枕，嘴邊糊着一條一點的乾血的痕跡，身上蓋一幅舊藍呢被，上面亂堆着些衣服……周圍的塵土竟積了有半寸多厚！

「你回來了呀！我的姪女？你母親真可憐！好一回壞一回，多麼受罪啊！一個親人也沒有在眼前！」

她微微點點頭，帶一種苦笑，搖手止住她那位族孀的話。等了幾分鐘的光景，她母親才從半睡的狀態裡醒過來，慢慢的睜開眼，發出顫動的語音：

「滾喇！是你呀！你真回來了嗎？……你？」

「是，我回來看看……」

「你一個人回來的？……誰去接你？」

「是，我走慣的路，不怕。路上很平安……」

她母親又閉上眼；從那深凹的眼眶裏忍着痛苦流出鹽淚來！雪芷癡癡的瞅着她母親周圍那些塵土，挺直的站着，哭也哭不出來，且恐引她母親格外的難受。雪芷的哥哥笑嘻嘻的從院裏說着話進來了。

「你回來！路上走了幾天？母親的病醫生說不要緊。我每天總得來看一次。你嫂子家事多，不能常過來，玉芬！他妾——年輕胆小，不敢陪，老媽子前天同母親噓氣走了。唉，真是沒法！你現在回來可好了。」

是！都是我不好，因為不知母親病的這樣重！……嫂嫂們都好吧？我待一會就過去看她們。哥哥請坐呀！」

「我有事，還有客在那邊打牌呢，一會再談。」

她哥哥匆匆的走了。他族嬸似乎也看不過意，跟着告別回自己家裏去了。

雲芷用一塊濕濕的手巾，輕輕的把她母親多日子沒洗過的臉擦一擦，旁邊的厚土也略掃一掃，倒杯水扶起她母親嗽嗽口，喂着喝了半碗稀粥。然後將房裏凌亂無序妨礙衛生的東西沒精打彩的整理一番。恍恍惚惚的把她沉悶的身子坐在一個小小的榻上。

太陽落下去，夜的黑幕漸漸的把這屋籠罩起來。來探望的人都漸漸的散去！單剩雲芷和她的躺在那裏的病母。一枝微光的蠟燭閃閃灼灼的在桌子角照着。她手上的表滴答滴答……一分一秒的這樣過。一陣嘻嘻哈哈笑樂的音浪從前院裡透進她的母親病房的窗子裏來。那不是她哥哥嫂嫂和侯婦……消夜談天嗎？夜深了，寂靜了！她歪倚着一個枕頭，面對着母親的病榻；聽她呼吸一會急促，一會細緩……咳

嗽幾聲又不吐痰，嘴裏模模糊糊的說些甚麼：

「你來了！……真好！……去罷！……別氣我哪！……」
「痛啊！……水！……」

翠芷趕忙悄悄的走到她母親跟前去看看，眼是半睜着，問一聲要水不要，也不答應，摸摸她的頭，像火一般的熱！乾着急，到那裏請醫生呢？……惟覺心裏隱隱的痛疼，周身四肢都戰慄起來，真不知怎樣才能把那漫漫的長夜渡過去！

日光晃漾着，把她遠房伯父家一位妹妹送來了——她是個未入過學校天真爛漫的一個女孩子——

「雪姊！你可回來了？我昨天下午給嬌嬌煮好飯才回去，聽說你就來了；早知道多待一會多麼好。嬌嬌病了兩個多月，理也沒人理。大哥也是讀過書，出洋留學過的。不曉得怎樣現在只帶着嫂

嫂們吸鴉片，一天比一天糊塗。本家來看看，大嫂還要說閒話，誰恐怕別人偷去她的東西。她既知道東西好，爲甚麼不親自侍候病人？他們常常說：「你不過是個女子，進甚麼學校，讀甚麼書，小學畢業還不够又進師範；先人經營的遺產，多麼可惜，讓你每年多用許多。這次她母親要是……看她可靠誰？」你回來可好了，再不回來我母親也不教我來了。誰犯着得罪人？我若不是同你好，早就不願來受這些悶氣了。」

雪正雖然握着她的手，看着她；但心裡正打算怎樣請醫生，怎樣調養，怎樣托人僱女僕……那里聽清她那個妹妹一番的熱誠憤激的話？末後她停住了，雪正才帶着微笑，表現一種感謝她的意思說：

「秦妹妹！你不必生氣，我是很知道你的。東西，遺產，以後都給他們，那算甚麼，只要我母親的病好了……」

初雪

幻沁從朦朧中覺着時候不早，急睜開眼，見滿屋亮晶晶的，並感一些清涼意。拿過表來一看，七點才過五分。但伊身體好像比往日輕爽的多，遂起來預備上學。伊挾着一個粉紅色的書包，一步一步很快的踏着雪往前走。沉寂中惟聽見格止，格止，……脚底下響，像似雪與土談話，又像似叫屈。十分鐘後，伊黑黑的頭髮已變成斑白，玫瑰色的圍巾上開了不少的花朵，枯枝殘葉也都穿衣戴帽了。伊忽然想起朋友的幾句詩來，於是一邊走一邊輕輕的念着：

北風吹，

彤雲密。

樹樹瓊花，樹樹雪。

我這枝兒這樣肥，

他那枝兒那樣白。

靜悄悄，

情脈脈，

一邊聽詩人的高歌，

一邊看畫師的墨跡。……

凶沁一年中沒有這樣高興，一連上了四五時功課，也不疲倦往常聽不懂的功課也懂了，沒趣味的科學也有趣味了。對於每位先生所講的話，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聽到耳裏，深深的印在腦上。

這麼好的空，與朋友到個清靜地方才快活呢！但是約誰去好呢。李君，王君伊們不喜歡雪，吳君是很用功，怎好耽誤他的工夫？雖有幾位好玩的同學；我又不願與伊們玩。……去年與我玩的那位朋友，自伊結婚後，久不來信；來信也不過是些客套話，那裏還是與我玩

雪的伊！唉，去年的景緻，今日的現象，似同似異，引起人無限的感慨，無限的回憶！爲甚麼一個人必得要玩？多與誰玩一次豈不多留一層痕跡，多聚一次多一番無趣。……伊不由的靠在一扇玻璃窗口，凝望那天上的行雲，空際的雪舞。……

幻沁！你獨自在這傻子似的想甚麼？風從窗外吹進來，雪飄了一身，到底也應當多穿點衣服再出來呀！」

幻沁正凝神深思，被秀芷一叫，到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微微笑着說：

「秀芷：你怎麼這樣大雪跑來了？」

「我試來找到公園玩去，你願意不？」

「我向來喜歡雪，沒甚麼不願意；不過今日同玩了，明年的雪天能不能同玩呢？」

「咳！你也太遠慮了，樂一日算一日，玩一時是一時；時間像箭一般的過去，人心是不停的變化，我就明年在京，想與你玩，又知你對我的感情似不似現在呢？」

幻沁點點頭，同伊的好朋友攜着手出了學校的大門。

幻沁秀芷兩個站在被雪蓋遍了的小山上：幻沁手裏握成一個桃大的雪球，從山坡上讓牠滾下去，伊也隨着牠跑，及到平地拾起來一看，已經有先前四倍的大！伊喜歡的了不得！喊着秀芷快來看！秀芷慢慢的一手握著掛單的前襟。走下山來，笑嘻嘻的對幻沁說：「你猜我兜的甚麼？」「雪！」「雪甚麼？」「在空中裏接的雪花。」秀芷把兜張開，見有許多的雪球！「你弄這麼些做甚麼？」秀芷也不回答，拉着幻沁就走，經過一段木橋，挨近那池邊的短欄，面朝着一行古柏，拿出雪球正正經經的照準一株樹身一個一個的丟去。那株不幸的老柏，立時腫

起了好幾處。「秀芷！你爲甚麼這樣忍心？伊開那麼多的一樹花，壓的還不够，何苦你再欺負伊？」伊開那些花，多美麗！多快樂！伊何嘗怕壓？我不過加上點點綴，你反說我忍心，真是好心不得好報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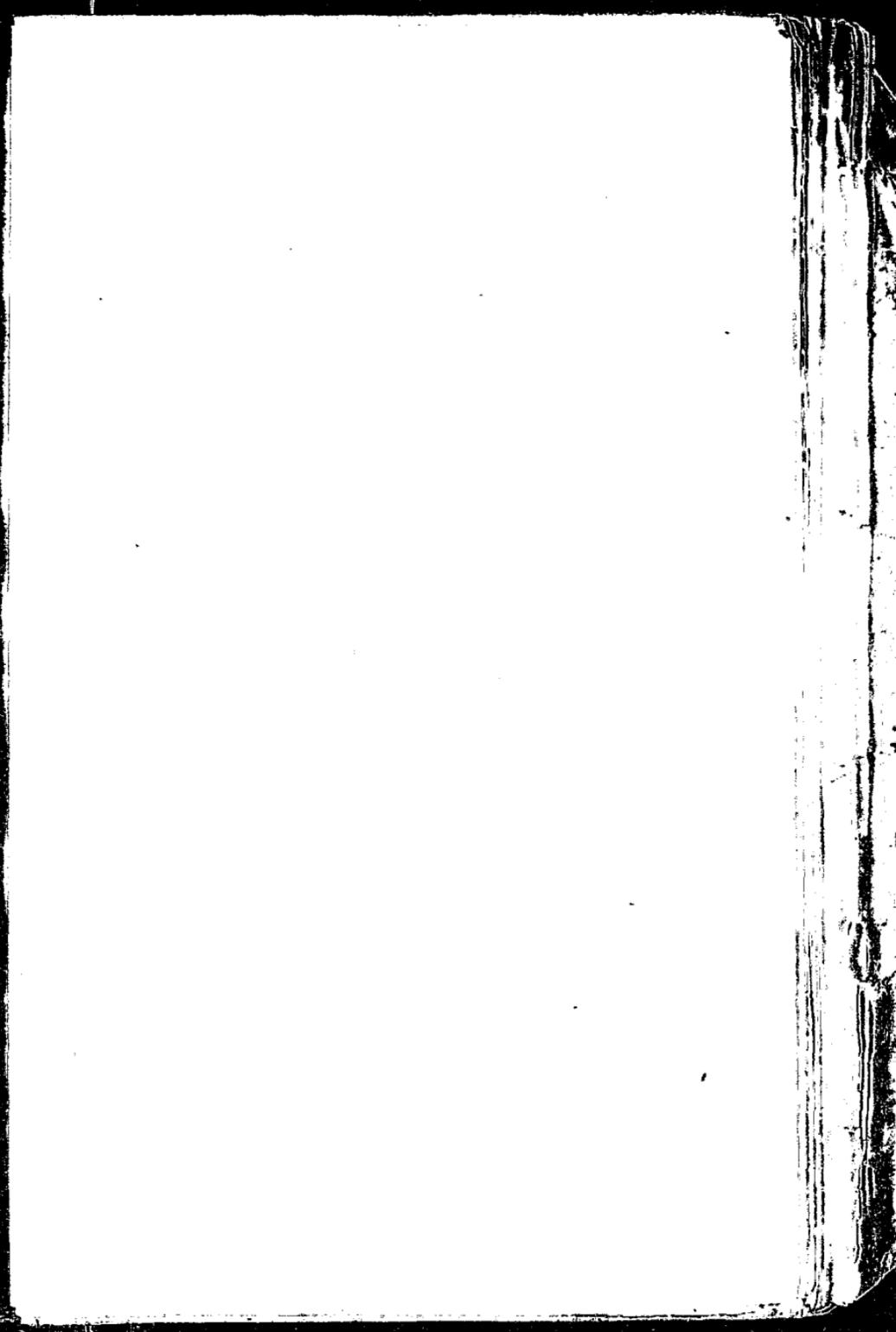
雪已不落，蔚藍色天空充滿了水氣，靜悄悄連個鳥鳴的聲音都沒有，若不是雪襯托着，早就全黑暗了。秀芷催着幻沁回去；伊仍戀戀不捨的情形，眼望着周圍改造過的世界，跟着秀芷信步的走去……

幻沁別了秀芷，自公園回家；經過一座古寺，遠遠只見一帶紅牆，黃琉璃瓦，都變成白玉。寺門旁鐵柵內，隱隱見一團灰黑的東西，蠕蠕的動着，等到近前才知是三個人滾在一塊！一個男子，約四五十歲，黝黑的臉，穿一件灰布上衣，一塊黑，一塊藍……的污跡，兩手抱着膝蹲在那裏，那個女子頭髮披了一肩，將那又黃又瘦的面龐，

幾乎遮住。衣服破碎的不能知道原來是甚麼料做成的。有個小孩躺在懷裏發抖，口裏不住的喊他媽媽……幻沁在車上坐着，好像冷水從頭頂澆下來一般，雖早上雪落了一身，園裏玩了許久，也沒感着那樣寒！伊穿了兩件棉衣，想脫一件給他；但不知給那一個穿上的好？……

……無情的車夫，今天不知爲甚麼，如飛的跑過去了！……
幻沁沒精打彩的倒在床上，晚飯也不吃，默默的思想這一日的經過，快樂呢，還是悲哀？低低的唱一首「初雪」歌裏的幾句：感逝波，慢消磨。寒到君邊，寒到我。……

詩



月

柳眉般的月，
向着我微笑，
燦爛的一群星兒圍繞着她，
格外的莊嚴了。

★ ★ ★

古松蒼柏梢頭的月，
形如滿弓；

烏雲一片忽然將她掩蓋住了，
唉！

小小的一片雲兒她豈戰不過！

★ ★ ★

夜半躺着看月，

花園緩步踏月，

水裡，樹間，地上，……的月，

誰是真月？

那個是我心裏所愛的月？

二，一九二三。

我生活中的一滴

慢步，慢步，……

小院，屋中，園裏，

聽風聲——淒淒；

對飛鳥——無語。

緩緩的彎下腰兒；

輕輕的捧着一朵白菊；

細細的聞牠的香氣。

★ ★ ★

靜寂，靜寂，……

汪汪的——犬吠；

咯咯的——雞鳴。

緊緊的閉着眼兒，
急急的要到夢鄉去。

一一，三，一九二四，

春風與碧水

悠悠蕩蕩的碧水，

飄飄颯颯的春風；

是春風吹動了碧水？

是碧水招來了春風？

一五，四，一九一五，什刹海

冷月下 的殘葉

月兒分外的皎潔，

早早的把燈光熄滅；

是何處飄來的殘葉，

蕭蕭不住的泣訴？

＊ ＊ ＊

狂風忍心的吹殘葉，

殘葉偏能驚碎了我的寂靜；

狂風時時有，

殘葉可是去年的殘葉？

＊ ＊ ＊

我愛明月，

又憐殘葉，

淡淡的情影下，

一夜伴着殘葉。

一一，一二，一九二四，夜。

自題小影

是蒼海裏的一粟？

狂瀾中的冷月？

幻影裏的曇花？

★ ★ ★

甚麼是身外影？

甚麼是影中身？

只縹渺的萍踪，

隨波上下？！

七，一〇，一九二三，

落葉

悲泣的落葉濺濕了我的衣裳，

悄悄的拾起來想葬牠於清波裏；

那面一個游人注視着我，

紅着臉兒又將牠棄於塵沙。

★ ★ ★

落葉你不必悲泣

狂暴的風兒常常起；

看呀！

那不是飄送來你的伴侶？

一一，一四，一九一四。

母親

迷離間喊了一聲母親，
伸手摸索，怎不在身邊？
從夢中哭醒了，
黑暗的窗紙已變白了。

★ ★ ★

掃潔母親的被褥，
疊起換下的舊衣；
我親愛的母親！
你床邊的月季，
已芬芳了。

★ ★ ★

母親，見了母親，
我竟變成瘋兒了！

颶風的一夜

嗚嗚嗚嗚……的風聲；

不知

把那些留枝未落的黃葉，

飄送——

到何處去了！

只有——

胆怯怯的

顛巍巍的

朦朧

慘淡的涼月

還懸掛在皓空！

一〇、二、一九三三、二時 ●

水和石

幽僻的地方，

一片止水。

白玉似的一塊石頭，

忽然墮入水底。

起，起，漩紋千萬疊，

轉的我神昏眼迷。

* * *

止吧，止吧，止吧，

水兒！

轉啊！轉啊，轉啊，

漩紋！

* * *

可感泣的「水」石，

何必在我生命流中

着這一点痕跡？

唉！

恕我倦惰；

不能知水于止，

還是旋轉到底！？

七，一八，一九二三，夜。

送友

一路冷清清，
越聽越遠的汽笛，

不相識的人們

忍淚微笑着散歸了。

☆ ☆ ☆

如沸的熱血，

失魄似的衣風，

欲入夢怎能入夢？

☆ ☆ ☆

臨別匆匆的一握

不由我心跳手顫了，

希望這是第一次的我們
第一次的接觸！

☆ 琴 李

能負重的勞車，

緩緩的走你凹凸崎嶇

……的路吧，

不要顧慮一切，一切！

八，二〇，一九二四•

雲語

採一朵自由的花兒對語：

山，川，湖，海——

都是我的故鄉；

東，西，南，北——

任意的翱翔；

雨，露，霜，雪——

終化成我的幻影。

展開我萬羽的雙翼——

遮護着那些田畝中的禾苗；

滴盡了我生命的血淚

潤澤在沙漠間的行人。

一陣一陣——

只聽見你悲苦的呼聲，

怎認不消你感人的戚容？

我們剎那間的相逢，

何必爭着萎殘？花兒！

一二，一三，一九二四。

告訴我的朋友

我們同賞的那些秋菊，

含苞了，

開花了，

已漸漸的萎殘。

去年希望多落幾次的雪，

落了，

早就落了，

但是我蒙着被兒睡去。

狂暴的波濤把橋梁冲斷；

西歸的雁子濃霧眯蒙了眼睛！

一二，三，一九二四。

無題

狂暴的大風！

我未嘗招惹你，

爲何只是——

飛沙揚塵的，

來侵污我？

○ ○ ○

鮮嫩婷婷的秋菊！

我原加意的灌溉你，

何以漸漸的——

萎殘凋零，

引起人無限的感傷！

和暖的晨暉！

○ ○ ○

透與人們驅寒的佳禮，

可惜挽留你不住——

昂然一步一步的走過去，

漫漫長夜的使者，

又近我了！

葉箋

颼颼颼的寒風，
迷迷糊糊的夢境，

三片素葉，

飄飄的從天外飛來；

仔細看！

一片書滿悲音，

一片點點滴滴的幽怨，

還有一片——

被欲沸的熱血

染成了珠砂一般！

* * *

是葉？

是花？

是果？

清氣？

香氣？

甘氣？

可歌！

可慰！

可泣！

二，二三，一九二三。

題 Mary 小影

是清晨的荷花？

是山裏的幽泉？

是林裏面的歌鳥？

瑪琍，我的小朋友！

蕪 蕪 蕪

蓮瓣似的小手

流轉自如的眼神，

天然的絲綉帽，

甜蜜蜜的小唇兒；

引得我魂飛千里了！

蕪 蕪 蕪

乾燥的大地，
你來潤濕了；
縹渺的衆生，
有了歸宿。
我愛你，更羨慕你。

七，七，一九二三。

送別

來去，來去，含了多少離情別緒？

你還須記得去年送振亞歸去；

你們握手相對，

眼淚汪汪的；

嗚嗚無情的汽笛緊緊的催逼。

* * *

既有別離就必有聚會，

聚時快樂；

離時何必愁苦呢？

* * *

去年今日送她；

今年今日送你；

你們洒淚，

我惟有微笑向你。

* * * *

團聚，團聚；別離，別離。

多識一個人多一番愛思；

少知一個人少一番別緒；

四，一九二二。

秋 感

日光一步一步的走過了花園，
粉白牆上桂樹的影子也漸消沒了，
寒浸浸的又須添加一層新衣。

*

夜鳴不息的蟋蟀，
那里去了？
頻泣不厭的夏雨，
似乎怕向冷森森的人間訴苦，
也停止了牠悲哀的淚珠。

*

颯颯拂拂的秋聲，

戚戚切切的情緒，
飄飄茫茫尋找牠們
一望無涯的歸路。

一
○
，
一
○
，
一
九
二
三
○

我的心太柔弱了

我的心兒太柔弱了，
經不得強烈的刺激，
只是願像長流的情泉，
一步一步的走向西去。

※ ※ ※

我的心兒太柔弱了，
不能記憶也不能記怨，
模糊糊糊的像晨霜一般
遇着日光消沒了痕跡。

※ ※ ※

風兒呵，你慢一點行罷！

痛苦呵，你待怎樣受呢？

我的生命，我的心靈。

我的生命，我將怎樣生活？

我的心兒，它在哭泣，它在哭泣。

三三。三三。一九二四。

送友

我和你同去，
你教我獨回；
冷冷清清伴着我的
惟有綠柳和清風。

黎

卷

黎

胆怯不敢聞汽笛，
又偏要壓壓的回顧；
可憎生疏的面目，
竟遮斷我的視線！

★

★

★

日日相見，

還是常言寂寞；
兩月的闊別，
可能像那
流星般的渡過？

六，二五，一九二三。

游頤和園

一條線路，

兩旁垂柳，

波光蕩漾，

竟濺了我一身的清水。

※

※

※

踏遍了蘇堤，

遇着一處斷橋，

隔岸望花，

越急越跳不過！

※

※

※

崎嶇的石山

一步一步的上去；

荆棘夾路，

拉住了游人的衣裾！

※

※

※

上呵！上呵！

努力！努力！

戰慄吁喘的身體，

飽覽了全湖的景色。

※

※

※

青松叢中映着綠色的彩雲；

一片一樣形狀，

忽聚，忽散。

雲呵！你不要變了，
我的心已是沈醉！

※ ※ ※

風翠間前的水，
分外清澈，
我與許君搖着小舟，
無一個朋友敢坐；
怕舟翻了嗎？
你們也太把生命看重了！

四，九，一九二三。

濃霧

模糊模糊的濃霧；

誰的我走了多少冤枉的路？

☆ ☆ ☆

慘淡暗灰的濃霧；

將我淚珠兒織成的

視線弄亂。

☆ ☆ ☆

忽湊忽馳的濃霧；

隨的我覓不着歸船！

，三，一九二五。

像片

我的朋友超君！

你寄我的像片收到了，

真誠的友誼，

我只得領受了！

* * *

影裡的朋友，

雖不能快談，

竟得晤面了。

* * *

朋友！

你也與我有同樣的感想嗎？

我也當寄一個幻影慰你嗎？

唉！恕我！

沒有那樣的勇氣啊！

* * *

朋友像片的交換，

有甚麼稀奇，

又何況我，你，她全都認識；

唉，朋友！

我怕！………………

落雪

似霧，似烟，似絮？

飄飄霏霏旋舞；

倘能冉冉不止她的纖步；

任人們如何的掃除，

也露不出一點污迹，

任人們如何的踐踏，

又怎能印成足痕？

蹣跚的癡兒，

在那一望無涯的

水晶世界裡。

只願遊戲，

只願遊戲，

不暇問那里是歸宿，

不曉問那里是歸宿。

一一二，一一三，一一九二二三，

漫漫的良夜

漫漫的良夜，

是何處一聲聲的汽笛

遠遠的飛來？

★ ★ ★

寂寂的書齋中，

只聞得滴答滴答

不知休止的鐘聲。

★ ★ ★

默默的獨坐，

惟有一陣陣的

梅香暗暗的送來。

★ ★ ★

呼呼的風吼時，

那些大大小小的

書兒慰伴着我，

忘了一切的疑懼。

一，三〇，一九二五。

心翼

薄脆微弱的心翼！

任意飛翔於厚霧濃雲的空際，

盤旋於無涯的碧海，

徘徊於稀少踪跡的幽谷；

奏她自然的樂調，

舒暢她醜陋重積的胸臆。

★ ★ ★

朝夕不住的消磨；

一點一滴一片的融蝕。

冰解玉碎的時候

乃是她可賀可歌的息期。

雜詩

一

灰黑色的道路

我願兩步并爲一步走！

二

縱橫的道路現在面前，

游人不知那條路上，

能飽覽美麗的景緻！

三

光明的道路還隔着重洋呢，

親愛的朋友涉着波濤過去吧！

一九二五，一九二五午後一時。

我 愛

我愛溫和誠實的言語，

我愛笑嘻嘻的面目，

我也愛和久別的朋友握手。

○ ○ ○ ○ ○

我愛燦爛似錦的花園，

我愛潺潺不息的清泉，

我也愛明月和白雪。

○ ○ ○ ○ ○

我愛的——但，

曇花似的謝去，

流水般的遠了；

我要見你，
我要追你
我到底
是愛你。

一
二，二，
一九二四

我覺得中國新詩有一個毛病，便是說得太清白，大約是胡適博士提倡時留下來的餘弊。我想，中國韻文可以無韻，但古來傳下來的所謂（興）却似乎有點意思。近來新名詞裡所說（象徵主義）也不外這個變相罷。（興）不是比譬，只是一種（不即不離）的聯絡及暗示。詩經中例頗多，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亦可爲例；如新詩中能運用此種筆法或能造成新的境界。不過這只是理論，要實行起來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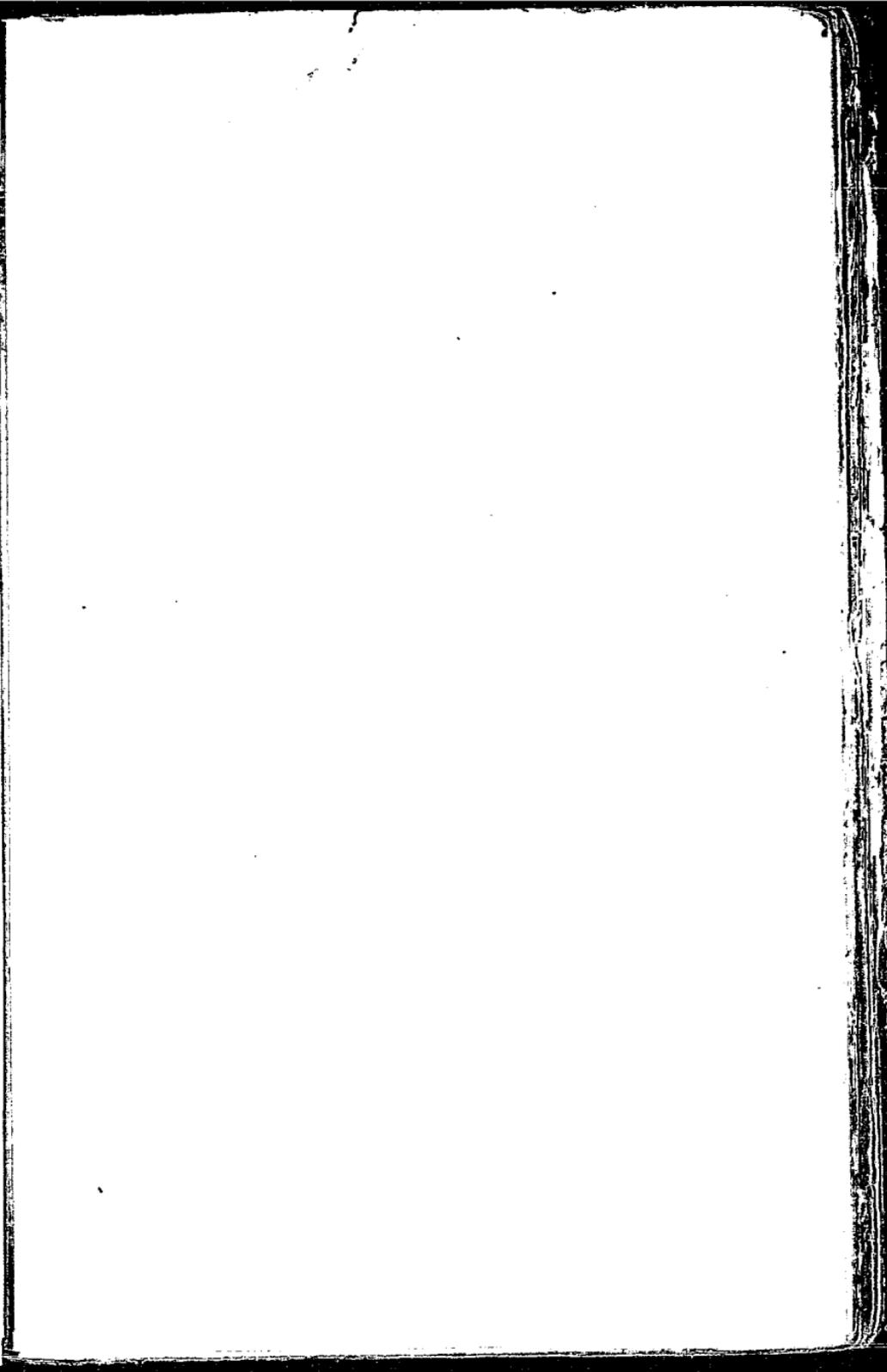
一九二六，四，十八。

乃是（三月十八）之後一個月！

周作人附識

雜

感



是生還是死？

學潮，國恥，……鬧的我昏迷的很！每日奔走，呼號，……仍阻止不了殺人的殺人；陰謀的陰謀，這還能說我是一個生人嗎？祇能說幾句空話，滿街亂跑一會，雖生也等于死。若說是個死人，爲甚麼尙有感覺，常常碰釘子？碰了就碰了，却又覺得很痛，難道果真靈魂不滅，做人既不能「超然」，做鬼也還不能「超然」，少碰幾個釘子嗎？我懷疑，深深地懷疑：到底是生，還是死？

景宋做了一個夢，說我已經死了。死在她的故鄉的家裏；不但是死了，而且還有人肯吃我的肉，這是多麼可喜的一個消息！我常說：庸庸碌碌的生着還不如死；自殺嗎？沒有勇氣，——舍不得無人照管的老母，——但隨波逐流的活下去也太無趣味了，所以高起興來也做幾件搗亂的事，多數祇爲不安本分的事。雖然被小姐太太大人，先生

們目爲暴烈，……自己反覺着輕鬆些。好了，不能解決的問題解決了，景宋親眼看見我已死了，『痙攣了幾下就死去了』。果真那麼容易嗎？多麼幸福呵，還死在她家裡，她默默地注視着。若這樣，我真樂於死而不感寂寞了。

我常說：死的時候不必等的不能動的時候再死，尤其是我這樣的人。活够了，或者高興死的時候，不必因愛國，愛家，殉孝，……悄悄的跑到汪洋裏去，游泳般的碧波擁抱而死。既無親人，爲甚麼要那些僱來人來費手脚呢？況且像我這無勢無利的女子，未必有人肯發慈悲僱人來收斂呵。噯，多麼快樂，我竟死了！死在幾千里外夢想不到的景宋家裏，她還親眼看着我。景宋！你本不必流淚，有個地方死，死時又有朋友看着，屍體還有人肯吃，是怎樣可賀的事，可喜的事呢？我高興極了，我願當你夢中有用的死阿姊，不願爲你在校見着的

活朋友！望你保住夢中的印象，排去日裏的印象！所以輕易也就不找着見你。

荒年時大人吃小孩，強者吃弱者；現在中國平安的很。人們也進化的多，用工具吸收小孩們的熱血，伸出無限長的嘴吃弱者的靈魂。我何其僥倖而死在魯宋家裏，只被他們吃我的死屍？可是我現在仍有感覺，不知道到底死了還是活着。

七月十日

臉子

我忽然想起「臉子」這個問題了，隨手寫點出來和大家見見。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把他們畫出；我的筆又太笨，也不能詳細地描寫。但終于不得要寫者，只因爲想到臉子的有趣。

爲滬案募款走到一家化錢如水的關太太家裏，我素來就知道她是常打牌，看戲……很能化錢的，以爲一定可以募得許多的錢了。才進門她一眼看見我手裏的冊子，便立即變了她初見時歡迎的顏色，換上一副冷淡的神情。當坐下想宣傳工人的苦況時，她却把臉仰的高高地好像屋裏沒人一樣，飽看了一會關太太的臉子，好容易才走出了她的大門。

劉百昭八月十九日帶着軍警，打手，流氓等類到女子師範大學，我不知利害的還到校去開會，匆匆跑進客廳，看見夾雜在各校各界代

表中間坐着一個圓臉子——像蟹蓋似的——凶橫中帶着油滑神氣，不必別人告訴我，我就知道他能做出侮辱女生的事了。好一個狡黠的臉子！到現在想起來，還不免要代藝術大學慶賀。

因同學舉我爲學潮的交際員之一，所以看見執政府武官的臉子，教育部當差的臉子，各名流學者，大門的臉子，警察廳守門人的臉子；像那些檢煤球老媽子，……等等的好看而奇怪的臉子，更不用說了。真是幸運，居然得看到了這麼多的不同的臉子！

一個人的臉子本來也不同，見了有錢的應當添上許多諂媚的顏色，叫作諂媚的臉子；報私讐自己不去犧牲而得到勝利，應當添上許多得意的顏色，叫作得意的臉子；見了有勢力的應當添上許多乞憐的顏色，這叫作乞憐的臉子；用着別人時是一副臉子，不用人時又是別一副臉子……。呵，人的臉子是奇怪的東西呵；人與人自然不同。時

與時自然也不同；但就是同人，同時，同地，……臉子又何嘗不會變換呢？！呵，有趣味的臉子！狡黠的臉！和奇怪的臉子呀！

哭我的同學和珍

和珍，和珍！爲甚麼竟死了？真死了麼？我那里能信你是死了！

真死了！

陰慘的天氣，雪豆雪花，打到我臉上，堆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濕，我忘記了冷，只是等着你從殺人不償命的地獄門前搬回來。我這里那里跑着，無目的地跑着，腦子裡不住的復現你：紅紅的兩腮，活潑的一對長眼，常常含笑的样子好像站在我面前；但是想和你說話你怎麼不答呢？和珍，和珍！我無論怎樣設想也想不出你慘死的情狀呵！

問先生問同學，你甚麼時候回來，呀！你可回來了！沒見你的臉先看見血了；小白木的棺材上一塊一塊的血跡，我的心跳了，眼前發黑不敢去近你；但是總要看看你和樂的面孔，見最後的一面，鼓起勇氣跟着幾個朋友進去了。

白白的棺材一塊一塊的血跡，心又跳動了；但是我覺着不應怕你，同和黑暗勢力奮鬥的朋友呵！我看見你了！青白的兩腿，閉緊了的眼睛，上下的牙齒白白的露着，……衣上一條一條的鮮血，一片一片的泥土……和珍！我幾乎不認得你了！你的血爲誰流的？誰教你流的？我要哭也哭不出，只能蹣跚兩脚，咬緊了牙齒，心絃痛疼，沉沉地不知牠上面壓了多重的東西！

我十分的慚愧沒和你同死，因爲我的病救了我。不過像這樣的黑暗世界那里找得着光明？雖然光明早晚是被我們找着，但我們總歸要犧牲了性命的呵！你爲救國而死，求光明而死……總比作玩物而死，自私自利而死，……好的多，有價值的多。早死也就早脫離痛苦了！

殺人不償命的「政府」說你們是赤化，是暴徒，……他們真知道赤化怎麼講麼？暴徒還赤手空拳的請願麼？……可憐呀，冤枉呵；爲

甚麼向豺狼口裏討生活？仇敵面前去請願？找光明反向黑暗地獄裏鑽，錯了，死的冤枉呀！未死的民衆當另找道路走了！另一條道雖一樣的要流血，到底代價比你們多呵！可憐的和珍！同時又感謝你給我們的教訓。

我的同學和珍！直到今日才能大哭出來；因為他們要裝殮你，我們真要永別了，我大哭，她們也大哭；這是做中國學生的結果，有志青年的模範的代價。我痛哭，誰和我們同救危險的學校？誰和我們一同去爭女子的人格？患難與共的和珍，你到底有知無知？可能來告訴我一聲！

刊 誤 表

92 92 44 16 15 14 14 3 3 3 2 1 頁

2 1 7 4 4 12 11 12 7 2 1 3 行

18 3 6 6 7 12 1 18 10 16 字

第一次的接觸
 第一次的我們
 而合虫合合能信
 改。離來誤

接觸
 我們第一次的
 兩和呈和和能不信
 考？難我正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不許

實價四角

著者 呂沅沁

發行者 海音社

發行所 海音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沙灘三十二號 海音書局

274



2
1-2